

《琴诀》唐 薛易简

《琴史》曰：薛易简以琴待诏翰林，盖在天宝中也。尝着《琴诀》七篇，辞虽近俚，义有可采，今掇有大槩者焉，曰：“琴之为乐，可以观风教，可以摄心魂，可以辨喜怒，可以悦情思，可以静神虑，可以壮胆勇，可以绝麁麁俗，可以格免神，此琴之善者也。鼓琴之士，志静气正，则听者易分，心乱神浊，则听者难辨矣。常人但见用指轻利，取声温润、音韵不绝、句度流美，但赏为能。殊不知志士弹之，声韵皆有所主也。夫正直勇毅者听之则壮气益增，孝行节操者听之则情感伤，贫乏孤苦者听之则流涕纵横，便佞浮器者听之则敛容庄谨。是以动人心，感神胆者，无以加于琴。闻其声正而不乱，足以禁邪止淫也。今人多以杂音悦乐为贵，而琴见轻矣。夫琴士不易得，而知音亦难也。”

又云：“弹琴之法，必须简静。非谓人静，乃手静也。手指鼓动谓之喧，简要轻稳谓之静。又须两手相附，若双鸾对舞，两凤同翔，来往之势，附弦取声，不须声外摇指，正声和畅，方为善矣。故古之君子，皆因事而制，或怡情以自适，或讽谏以写心，或幽愤以传志，故能专精注神，感动神鬼，或只能一两弄而极精妙者。今之学者，惟多为能。故曰：多则不精，精则不多。知音君子，详而察焉。”

品闲斋闲话：“常人但见用指轻利，取声温润、音韵不绝、句度流美，但赏为能。殊不知志士弹之，声韵皆有所主也”；“今人多以杂音悦乐为贵，而琴见轻矣。夫琴士不易得，而知音亦难也”；“弹琴之法，必须简静。……多则不精，精则不多。知音君子，详而察焉”。所言甚是，需揣而摩之。然今人弹琴，易失其所主，徒以悦耳为能。琴道渐失，琴技流媚俗之地矣。无“多”则难精，惟有先多，然后求精。